

田雁宁

继《无法悲伤》、《公馆私情》后又一力作

绝对私情



田雁宁 苏礼康 著

北京出版社

部《公馆私情》以外的私情

I247.57

绝对私情

田雁宁 武礼建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邹志远

封面设计:良 伟

责任校对:李 嘉

绝对私情

田雁宁 武礼建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)

吉林市天虹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9

字数 420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634—1082—1/I·102

定价:29.80 元



田雁宁



武礼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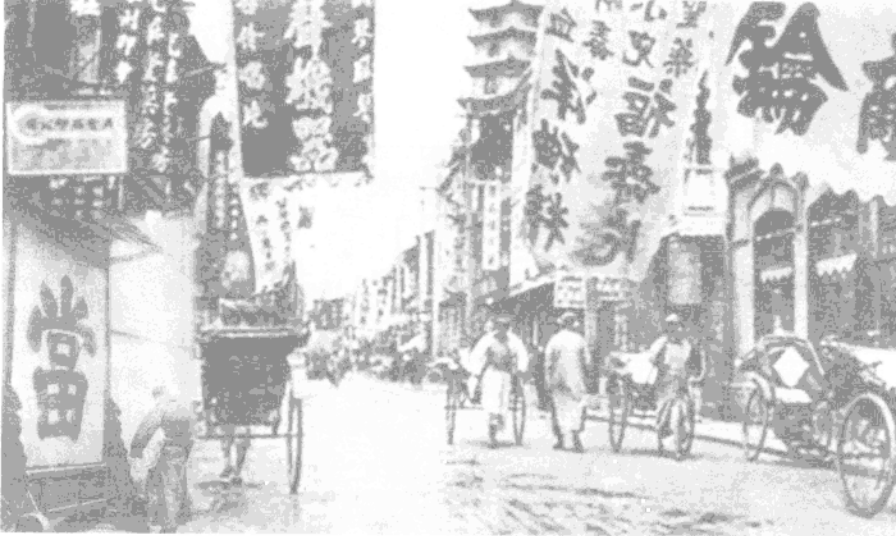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，田雁宁夫妇与蒋子龙聚会澳门

序

田雁宁

公馆是一种已逝去半个世纪的都市文化。至今在成都的一些深巷里还有它的影迹，尽管高墙残缺画壁驳落，而那威武门楼独特格局依然如一团久久不散的繁华绮梦，缠绕于老成都市民百姓的眼里心头。

三四十年的中国，遭受侵略狼烟四起，十里洋场华贵耀目的上海，虎踞钟山傲视华夏的南京，相继沦落敌寇之手，哀歌怒吼震荡大江南北。可远在大后方的西南首府成都，却笛管笙曲灯红酒绿美人香车，进入了一个畸形繁荣的时代。那些爆发的商人、骄横的军阀、滚肥的财主、奸诈的政客、得势的党棍、逞霸的舵爷，以及从东北、从中原、从下江、从一切战火连天之地涌来的财神爷、土佬肥，纷纷在成都平原的良田沃土上建造公馆，供他们



30年代，成都街上的当铺

偷安养妾花天酒地醉生梦死，形成一个成都发展史上特有的公馆时代。一座高挺森严的门楼之内，都是一部部香艳糜烂隐私深邃的大书，也是一个个人性感乱复杂曲长的故事。如今站在那些破败不堪的老公馆之外，注视儿棵历经苍桑仍然翠碧茂盛的老树，遥想昔年春风得意的男人们和娇态婀娜的女人们，早已灰飞烟灭，仅有一丝挥之不去的伤情、深嵌于历史的砖角墙缝之中，使我生出几丝感叹：富贵只是过眼花，隔年便成蓬蒿草。目睹蓉城老公馆，朱门朽落当柴烧。

我是从李劫人、巴金的小说中认识成都的。当时就有一个梦想，什么时候能上省城亲眼看看热闹的春熙路、东大街，看看王公府第似的高公馆和诗画般的憩园、惠园以及可怜的鸣凤摘花的梅林投水的荷塘……七十年代中期，我还是个知青的时候，第一次有了上成都的机会。于是迫不及待地租了辆自行车，穿大街钻小巷找寻曾在梦境里反复出现过的老公馆，满以为会有不少精致华丽的庭院任我一饱眼福。得到的却是大失所望，那些昔年雕梁画栋朱彩辉煌的公馆门已成为昨日黄花凋零不堪，不少成了市民住处的大杂院，依稀保存的那点宝贵痕迹，更使人生出些感伤来。



40年代，在街道上推车行走的女人

成都公馆，一下子离我遥远起来，连著名作家笔下的亭廊回廊也模糊不清了。带着一种少有的遗憾，我恍荡在成都街头，追缅那正在逝去的都市风景，心底里弥散着说不出的滋味。几年过后我考上一所大学的中文系，因迷恋文学受到《四川文学》老师们的关照，有了到编辑部协助工作的机会，住入新巷子十九号院内，整日与艾芜、沙汀的居屋作伴，看那红漆木壁绿树花坛，才算了解到一点成都公馆的真正内容。再去布后街二号当时的省文联机关大院，在几进几出古色古香的堂屋天井木柱长廊之间，更能体会到公馆文化鼎盛时代的奢华和赫煌。逝去的难以重生，今天连新巷子十九号和布后街二号也已老尽消失

新楼矗立，只有面对照片去回忆了。旧貌换新颜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，只有那时代交替的背后掩藏的人生故事，并被人记录下来，才可望永生。



结婚是人生大事。在中国，婚姻的成立，凭借是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图中这样私订终身的自由恋爱是很难行得通的。



40年代，中国的香烟广告也带有色情味

现在仍有些怀旧的又有钱的成都人，试图保留和更新仅留下淡淡影迹的公馆文化，在宽巷子一带构筑新公馆新庭院，甚至有智商颇高的地产老板在府河边建起庞大的楼厦，以其公馆庭院式设计让人们去追寻和享受老成都的生活。这一切努力，是公馆文化的延伸，但它们也只是点缀现代都市建筑群的几丛花簇，要再现当年公馆文化的辉煌根本不可能。就让老成都老公馆的原貌，保存在老影集老故事里吧，偶尔翻阅，心头会飘荡起怀旧的情绪，看那高墙深宅红男绿女度过的私人生活，无论多么荒唐淫荡或者多么儒雅豪放，都是一种人过的日子，其间的隐私、秘密不管惊险曲折还是平淡无奇，都深埋于历史的风尘之下，只有男女主人翁走入我们的小说，那风花雪月的人生才能历历在目扣人心弦了。于是，我和好友礼建，才写出了这以公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，接连三部在读者朋友中引起反响，我想这不是写作的魅力，而是成都公馆生活的本身，就具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力和魅力啊！

前两天读上海女作家陈丹燕的新书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同样是一部缅怀老上海老故事的作品，写得来洋风绮荡旧情浓烈，每读一篇都令我不由自主想到老成都老公馆。上海的风花雪月，虽与成都的风花雪月不尽相同，然而旧时代旧风景旧情怀旧人物旧故事，一旦作家们用新视角新笔触去观察它描写它，我们就会拥有一部完全新鲜激动心灵的新作品。作为写作人，应该由衷地说，感谢生活的馈赠，就是逝去已久的生活，它留给我们的也远不止时代的痕迹和文化的残烟，那真实的生活既存在过就会永久存在，即使化作了一张照片一幅图画一部文字，我因此而感谢成都，它毕竟曾有过以公馆建筑名躁全国的年代。



30年代：中国卖春药的广告



30年代,川西北的村姑,在炎炎夏日,公馆公子王孙出郊游玩,这些身着抹胸的女子往往成为他们猎艳的对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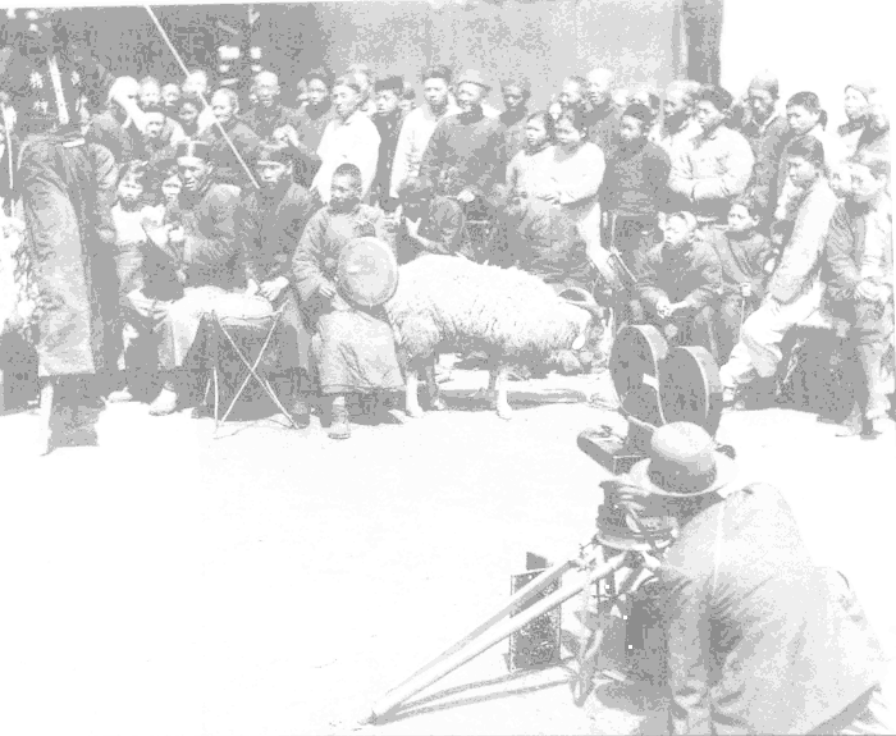
又一场成都的风花雪月,奉献给读者们。

今天的成都,天天上演着风花雪月的人生剧集,浪漫靡糜、歌舞升平,悲喜交错,红尘冷暖,给未来的作家们保留了无数故事,一定精彩得让人热血沸腾,不写下来就心痒难挨呵。

有精彩的生活,才有精彩的小说。

老读者、老朋友,我们一道精彩吧。

1998年9月16日上午 巴人村



1934年，中国拍电影的情景

关于本书改编成影视 剧作的电话记录

阿弥

雁宁和礼建两位大学校园的同班同学，当代文坛的勇锐作家、合作的长篇小说《公馆私情》及续集一问世，便创当年文学作品畅销新纪录，短短三月再版数次，销量达二十多万册，忽又窜出几种盗版，充斥书市沸沸扬扬。作为作家之友的我看得清楚，小说背景复杂人物鲜活故事精彩，加之他们每部新作不但才华横溢，连文字以外的装帧设计也风格独特令人耳目一新。读者喜爱，小说走红，在全国几十家报刊也成热门话题。

中国的电影电视家们，总是在密切关注小说家的新作，以便站在作家的肩上拍出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作来。《公馆私情》的出版和畅销，自然受到影视名流们的热忱关注，极想把它搞成一部既感人又扬名的长篇剧集。我是雁宁家客厅的常客，几乎每隔几天就听他接电话谈改编，并借助分机替他记录下交谈内容，也算是一种文学史料。这次利用续篇《绝对私情》出版之机，我向关心作家的读者们披露一些内容，仅限来电话的影视人士部分，聊作趣谈，挺有意思。

朱时茂（著名电影演员）：雁宁吗？挺挂念你的。昨天在书市看到你们的新长篇《公馆私情》，赶快翻一下，很有吸引力啊。你知道，从《无法悲伤》开始，我就想把你的小说搬上银屏，结果阴差阳错没有搞成，让上海电影厂弄去了，真有点不甘心呢。雁宁，我们的交往有点意思，九七年我们和晓剑、树生一块儿搞



40年代的电影广告

《芝麻官外传》，都快投拍了，突然冒出个拍了《刘罗锅》的成象影视公司，他们在牛得草那儿买了老本子的版权，弄得我只好拱手把剧本转卖给他们。还好，你们跟成象老总周伟思合作不错，“芝麻官”由笑星巩汉林主演，成功了的事也是好事嘛。雁宁，好事不过三，这次《公馆私情》首先得考虑我老茂，咱们兄弟要好好合作一把。

杨金山(内蒙古电影厂厂长)：雁宁同志吗？我叫杨金山，内蒙电影厂的。这次厂里计划拍一两部电视长剧，四处物色题材和剧本，有同志推荐了你们的小说《公馆私情》、《女人如戏》。我马上找来看了，挺高兴的，这两部作品都太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啦。雁宁，我们虽未谋面，可你们的小说我读过不少，这两本书又都是我们内蒙出版的，我们要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请再等我几天，



七十年代，四川上演的话剧《女子公寓》剧照

我马上把小说交给我的投资人看看，一有消息我们就聚一次，签约拍板，你到呼和浩特或我到成都都行。

白路(全总文工团演员)：你是田雁宁老师吗？哎呀，找到您可不容易。我从北京、内蒙、成都绕了好大一圈子，最后还是托四川音乐学院的同学找到著名诗人孙静轩老师，才打听到您的电话。这下好啦，能和您说上话我简直高兴死啦。田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您不是和武礼建老师合写了一部小说叫《绝对私情》么？听我的朋友讲这部书若改成一部二三十集的电视剧相当好。哦，介绍一下，我爱人叫汪月，原来是峨眉的演员，现在北京做影视制作人，他和我一样都喜欢您的作品，作为半个老乡四川出了好作家的我们好高兴啊。现在汪月一直在抓剧本，有几个挺不错，可交到导演手里都被否定了，他就看中您的《绝对私情》，说就用小说也能拍一部又好看又感人的戏。田老师，不知《绝对私情》的小说改编权卖了没有？哇！还没最后定板，太好啦，我明天就飞到成都来和您见面商谈。

蔡志翔(文化艺术出版社编室主任)：雁宁，最近忙什么事？我挺好，就瞎忙。有个情况通一下气，我有个搞影视的朋友，对你们的《公馆私情》一见钟情，听说我跟你关系不错，就天天打电话催我和你联系，要买你们的编改权，说请你们改剧本也行。我知道本书挺火的，找你们联系的人有十几拨了吧？雁宁，给我个面子，让我给你们促成一下。哦，最近来不来北京，哥儿们有几个月没见面了，怪想的。来前打个电话，我让朋友的车去机场接你。

黄涛(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，《公馆私情》责编)：雁宁，我们内蒙电影厂的杨厂长给你去电话了吗？他们看中了《公馆私情》，央我打电话给你，要买改编权，你说个价，我来替你办。告诉你吧，内蒙厂这次要搞几部大戏，资金都落实了，把《公馆



举办体育舞会也是公馆富人们寻花问柳的场合

私情》拍好不成问题。杨厂长这人也挺不错的。你不是也常写电视剧本吗，拍了这部还可以再拍几部嘛。具体消息，我们随时通话。

白路：田老师，我和汪月都来成都了，住在西门外的加州花园酒店六〇二七房间，请您晚上过来一趟，我们一起喝茶一起交谈。您有事忙过了再来吧，十点我和汪月在五楼等您，这儿环境和气氛都挺好的。这两年成都变化真大，居然有这么漂亮舒适的地方，一点儿也不比北京差。哦，田老师，还得请您带一套书过来，我在北京找了好几家书店，连西单新建的图书城也去了，也只找到一本翻破的书，所以只有求您啦。谢谢！谢谢！晚上见。

杨金山：雁宁，你好。我刚从广州参加影视片交易会回呼市，这次见到你们编剧由武汉台拍的片子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《真诚》，